



带着炮弹箱上学

□张陶

1978年盛夏，一纸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叩开了我人生崭新的篇章。我凭不错的成绩，被西安一所医学专科学校临床专业录取。

我是恢复高考后，也是父母所在的这家三线企业子弟校成立以来，首个考入西安这所医学校的学生。那几天，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母亲为我收拾了一大堆春夏秋冬的衣物、被褥，焦急地问：“孩子的行李拿什么装呢？得有个箱子啊！”父亲想了想，说：“最近工厂在处理一批废弃的炮弹箱，买两个拼接改造成一只大号行李箱，是完全可以的。花不了几元钱，就替代了昂贵的箱包，节俭又耐用。”

我想只要有装的，便很高兴了。于是，两天后，父亲扛回来一个木箱：军绿色，长方形，笨重但结实。冰冷坚硬的箱里，揉进了家人最质朴温热的期许，盛满了我少年时代的青春与憧憬。

托运行李时，一个戴安全执勤红袖章的人问装的什么，我说“穿的用的”。

“打开检查。”他不由分说。

“红袖章”警惕性极高，围着炮弹箱走了一圈，又转身倒着转了一圈，吩咐其他人：“你们把里里外外都检查一遍，才能办理托运。”

我们从綦江赶水火车站登上绿皮火车，辗转重庆，再搭乘九次特快列车，穿越蜀地山川，一路向西，翻过秦岭，奔赴千里之外的西安。

走出西安火车站的那一刻，车站广场上醒目的迎接新生条幅映入眼帘。在迎新站点简单登记信息报到后，我和母亲寻找搭乘学校接送客车，抵达陌生的校园宿舍。

待行李运输车抵达，新生们的行李多是寻常帆布包、木质箱、人造皮箱，款式朴素大同小异。“这是谁的箱子？”教务处老师看见我的炮弹箱笑着打趣，“莫非今年招录了军区大院的学子？”

围观的家长与同学纷纷议论，有人认

出这是制式炮弹箱，是野战部队专属物件。越来越多前来帮忙搬运行李的学长学姐围过来，都心生好奇，想一睹行李箱的主人模样。

“谁的箱子？”那时的我身形瘦小，一身简约的草绿色军装上衣、藏蓝布裤。“箱子是我的。”我与母亲上前认领行李，众人纷纷好奇问我来自何方，问我是否出身军区大院，问我的父母是否是现役军人？我眼神笃定，坦然应答：“我来自重庆深山的兵工厂，并非军区子弟。”

那一年夏天，我与炮弹箱，成了校园里最独特的风景。关于我的来历、关于这只军工行李箱的故事，在校园里衍生出数个版本，悄然流传。

入校许久，这份独特依旧未曾褪色。校园的朝夕日常里，好奇的问询从未停歇。食堂往返的路上，常有同学笑着唤我“军区子弟”，我总是笑着纠正，我是三线兵工厂的孩子。图书馆静谧的书桌旁，总有同学轻声探寻：“听闻你的行李箱是老式炮弹箱？”我缓缓道出原委。有的同学满怀憧憬，追问这只箱子是否曾装载炮弹？“你是否见过真实的炮弹？”我坦承未曾亲见炮弹。望着同学们失落的神色，又笑着补充：“倒是见过很多次牵引车牵引着铁甲火炮列阵出征的壮阔模样。”引得身边同学阵阵惊叹，满眼艳羡。那些纯粹的好奇、热烈的

目光、青涩的闲谈，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历经岁月冲刷，依旧清晰如故。

如今，那个军绿色炮弹箱早已过时，但他那方正硬朗的形象、厚重沉稳的性格，带着独属于军工岁月的肃穆质感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这只沉甸甸的军用炮弹箱，不仅承载着家人的殷殷期许，更封存着父辈那一代隐姓埋名、扎根深山、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滚烫三线精神。它是军工岁月的实物见证，是三线人最朴素的精神图腾。父辈们甘于清贫、不畏艰苦、家国至上的赤诚风骨，始终默默砥砺我、鞭策我，让我在异乡求学的岁月里不敢懈怠、笃志勤学、励志精进，踏实立身、向阳成长。它静静见证我灯下伏案、精研医学理论的每一个朝夕，陪伴我度过校园的岁岁年年。毕业后，我顺利进入医院履职，而后调回父母毕生深耕奉献的兵工厂医院。如今，炮弹箱陪我远行求学的使命已然落幕，但它所承载的三线精神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刻进我的风骨，成为我一生踏实做事、诚恳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底气。

岁月荏苒，四十余载倏忽而过。人间风物几经变迁，新旧行囊更迭无数。可每当回望1978年的盛夏与初秋，回望西安火车站熙攘的人群，回望那只醒目厚重的军绿色炮弹箱，回望年少时那些温暖新奇的瞬间，心中依旧温热滚烫。

一只老箱，一程远行，一段青春，终被时光珍藏。岁岁难忘，念念如初。

（作者单位：重庆大江医院）

凉风吹来旧时光

□陈康明

一到三伏天，重庆热得遭不住，关在屋里闷得喘不过气。我跟老伴合计，干脆今年到贵州去避暑。七月初，我们说走就走，开车来到贵州桐梓九坝，在山堡村香桂园租了间小单间，厨房厕所齐全。屋子不大，平时收拾得干净，两人住刚刚好。集市就在小区旁边，买东西也方便。

山上跟城里完全两样，每天早晚都有风，吹到身上凉悠悠的。每天天没大亮，我们就出门赶星光乡集，顺便逛下风情街。本地农户来得早，街两边的摊子，摆满自家种的蔬菜、瓜果，价钱实在，新鲜得很。吃了晚饭，我们就往云天广场走，慢慢转几圈消食。七点钟到了，就去找个座位看村晚，这里天天都有节目。来这里避暑的，大多数都是重庆老乡，走到哪儿都听得见家乡话，随便拉上一个人，都能摆好久的龙门阵，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完了。

这天早饭过后，我没出去逛，一个人坐在楼下地坝边歇凉。坐着坐着，以前的往事全都冒了出来。我前后三次踏进贵州，每次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1988年冬天那个早上，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我女儿刚满月，小脸皱巴巴的，老婆的奶水不够，娃儿经常饿得直哭。我在乡下当代课老师，一个月二十八块五，买两包奶粉钱就没得了。屋头柴米油盐样样都要开销，没钱只能先赊起，亲戚邻居几乎都借遍了，我也拉不下脸再开口借钱。

当时遵义钢绳厂搞扩建，表妹夫在那边

包零活。他晓得我的情况后，托人带话喊我过去搭把手，也比代课挣钱多。我在屋头闷了两天，想来想去，都没找到更好的路子。最后胡乱收起两件换洗衣服，狠起心肠丢下老婆娃儿，一个人从老家出发，来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头一回坐火车赶往贵州遵义。

走拢钢绳厂是第二天下午，表妹夫领着我围着厂区转。厂房旁边搭了很多工棚，看起简陋得很。每个棚差不多一个样子，用木板和竹篱笆围的墙，棚顶是拿油毛毡盖的，风从那些没遮严的缝隙吹进来，呜呜作响。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表妹夫去上工了，头一回感受到了贵州的冷。

晚上收工后，同屋的人倒头就睡，呼噜声像打雷，一个比一个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老婆抱着娃儿的影子晃来晃去。一有空，不少人爱约起到街上去耍。我没那个心思，老是一个人在厂门口杵着，盯到对面的山坡发呆。心头一直在提醒自己，跑恁个远来，是来下力挣钱养家的，别的啥子都不要去想。

2005年“五一”，离上次去贵州已经过了十几年了。那时我在乡里当武装部长，工资每月能按时发，家里各方面的条件都比前些年好多了。放假前两天，几个同事坐在一起闲聊，想约起到远点的地方去逛逛。老周不晓得从哪里找来一张旧地图，摊在办公桌上，手指在贵州那块戳来戳去。我说我曾在遵义钢绳厂做过活路。老周听完，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回光出去耍，

不得是去下苦力，你去不去？”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点头同意。放假头一天早上，跟着同事上了去贵州的飞机。

住哪吃啥走哪条线，都是老周他们几个定的。爬梵净山那天，我在半路拣了根竹棍当拐杖。刚下过雨，那些石梯全是湿的，脚踩上去溜得很。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一个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有几个年轻人甚至累得躺地上。站在上面往下看，半山腰上，白雾在树林里穿来穿去，像仙境一般。

去黄果树瀑布那天，我们在宾馆吃了午饭才动身。老远就传来“哗哗”的水声，那阵仗好嘿人。站在瀑布底下仰头看，水流从悬崖上铺天盖地砸下来，风一吹，水雾将我们的全身都湿透了。几个年轻同事，学猴子在水帘里钻进钻出，把大伙逗得哈哈大笑。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突然喊：“快看，彩虹！”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水雾里的彩虹，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

突然，老伴的一声呼唤，把我从遥远的思绪中拉了回来：“快点回来换衣服，中午我们到风情街吃黄焖鸡。”我连忙应了一声，把竹椅子一提，笑着往屋里走。唉，人岁数大了，净想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立秋(外一首)

□李美云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先用一场小雨试探
叩问得到满意的答复后
才正式登场亮相
虽然你想用凉爽逼走暑热
暴躁的酷夏一定不会轻易答应
这一场鹿死谁手的较量
虽然早有定论
但在胜败之间
进退的节奏才是重要的卡点
成王败寇的道理
在季节的更替中也暗藏玄机
高涨的热情一旦退去
冷静就会是另一幅水墨丹青

小雨

轻轻地叩门
像一首缠绵的情诗
点点滴滴都是贴心的抚慰
不仅打动了夏天枯燥的心灵
也感动得树叶都滴着泪水
舒服的感叹
成了这个时间的流行语
凝视着雨天相连的画面
每个窗口都湿了眼眶
被清洗过的鸟声更加清脆
停留在耳边回放着窃窃私语
我的诗句穿过雨帘
去莲塘深处寻找莲藕的根
让荷叶上滚动的水珠
串成我和小雨对话的珠玑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一叶知秋至(外一首)

□周绍杰

清风尚未捎来落叶
褪尽盛夏灼人的底色

日光敛去锋芒
一抹浅黄隐入梧桐浓荫
是秋天落笔的首行短章

蝉鸣淡入山城暮色
一缕微凉漫过檐角
轻拂尚有余温的指尖

云絮游向寥廓长天
晚霞漾开嘉陵江的橘光
白昼犹留盛夏余温
黄昏暗递秋日私语

塘中荷翠迟迟不肯谢幕
时序早已悄然更迭

秋至何须黄叶纷飞
只待清风轻轻一转
巴渝，悄然立秋

走过，立秋

十指交缠，如相依共生的生命
万众凝望里微微震颤
绽开一朵得失浮沉的花

昼夜均分，秋色漫覆巴山两岸
世人缓缓闭上双眼
谁能窥见心底沉积的纷繁

倘若世事黑白难辨
晴光也会泛起阵阵寒颤
所爱已然转身远去
不如释然，任情缘随风走远

行走巴渝山河的旅人
将苦涩隐忍静静沉淀
立秋时节，与岁月安然相看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